



## 第五章 勾践大胆攻吴，太子却殉国

夫差大败强齐，好大喜功之心日炽，旋又北上称霸。勾践乘虚而入，围攻姑苏，太子友英勇善战，无奈寡不敌众，只能自杀殉国。夫差还在西北诸国耀武扬威，吴国却要灭亡了，泰伯留下的基业就要断送在他的手里了，岂不悲哉！

### 一 夫差北上，霸气十足

好大喜功，夫差扬国威。

夫差大败强齐，秦、楚为之屏息东望，裹足不敢稍动，中原诸侯无不震惊，惶悚不安。晋定公在位达三十年之久，政权落入国卿赵鞅手里，赵鞅如今也年老多病，凡参与国内外诸事，必携子赵无恤同进同出，欲其继承卿位也。夫差知悉这些，因此料定这番北征无重大阻碍，愈加志气骄横，不恤民力，新挖并扩建了不少河道，而衣文锦，食粱肉，用之日新，居必台榭，宿有妃嫔，自己单独乘坐于一条楼船之中，宫娥们日歌夜舞，鼓吹游宴，丝竹之声不绝于耳。他已在喜悦的胜利中酣酣入睡，酣睡里梦着更大的胜利，他几乎欣喜得发狂了。

“寡人必须沿着自己开凿的河道北上，以扬国威，大张挾伐，横行于江淮，令诸侯惊恐，以逞寡人霸主之志耳。”

夫差的楼船从太湖北上，入芙蓉湖，那是一条新挖的河道，沿着这河道，北去大江。过大江，便进入四年前挖掘的三百里邗沟了，至末口，入淮水，近从淮水又开凿一条水道，逆水北上，与沂水、泗水连接，复曲折西去，经汴水，在宋国境内与济水会合，去鲁，至齐，交通都十分便利。当年为挖

西

施





掘这条运河，死的人成千上万，怎奈夫差视民如仇，所欲必成，真愚而不仁矣。

这芙蓉湖中有个小岛，名小金山，东西略长，但宽、长都不过十丈，明花柳烟，好鸟时鸣，闲云时与白鸥齐飞，细泉水咽，松水涛涌，竹影摇空，苍翠夹道，清风徐来。夫差至此，环视山边水向东方流去，也叹为水中明珠，犹如一个洪水不沉没、水枯不见底的宝岛，乃是不可多得之处。夫差不觉多住几天——到战国末年，楚国春申君黄歇来这里，见万物欣欣，犹留歌声，葱葱茏茏，林壑传香，爱之不忍即去，改叫小金山为黄埠，今人名之为黄埠墩。



再说伯嚭时而乘船，时而骑马，沿着水道前行。留三名传骑探听夫差每日行止，与夫差相距一天到三天行程。命驹从刁薪伴随儿子

伯勺先行，到诸侯国领取过境文书，却事先打一声招呼，让人家准备好馈赠礼品并且接待，他自己则趁这个机会，拥姬醮酒，大大作乐一番。

这一天，伯勺抵达宋国边境，正碰上宋国皇瑗巡边。皇瑗得知伯嚭将过去去，连忙通知向巢。向巢听说伯嚭至此，勃然大怒，立即与乐兕、褚师子肥众将上好好计议一番，将过境文书交予伯勺，放他回去。

第二天，日上树梢，伯嚭的前马撑起一面帅旗，上面绣着一个斗大的“伯”字，他的身后有四行并列的将军，个个骑着高头大马，耀武扬威。后面是骑在马上持矛、扬刀、举盾、持弓的士兵，旗后还有敲金擂鼓的军乐队与十六名驹从。伯嚭披甲执锐，意气奋发，却未见一名宋国官员出来迎接，正好诧异。忽见右侧有许多宋国骑士，一手持旗帜，一手握武器，衣甲





鲜明，刀枪耀眼，马首朝着驿道，一匹一匹并排着，望不到头；马后是一乘又一乘战车，每车上立着五名宋兵，俱各持两丈四尺长矛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勇鸷绝伦；护城河前列着无数左手握盾、袒右臂的扬刀壮士；城垛上彩旗招展，一个个弓箭手拉强弩怒视着驿道，铜铁头盔，明亮威武。更多的宋国骑士在驿道中来回奔驰巡逻，真是长者持矛戟，矮者拉弓弩，强者摇旌旗，勇者打金鼓，全军肃然，戒备森严，人无敢仰视。伯髡大惊，不免有点“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”了。

经过城门，伯髡前军奏起乐曲，扬着帅旗，缓缓而过，洋洋洒洒。忽见城楼上亮出一面绣着“向”字的大旗，向巢勒马横刀跃出，厉声喝道：

“谁人喧哗？杀无赦！”

伯髡望见向巢睥目怒视，光若耀火，魁伟雄武，若天神然，左面乐凭，右面褚师子肥，威风凛凛。城垛间霎时箭如雨落，射死驹从及军乐队士兵共十一人，伯髡畏怖，不敢复前。

城门开处，忽见皇瑗单骑驰至，拱手道：

“寡君小眠未醒，太宰宜偃旗息鼓，可缓缓自去。”

伯髡吓得面如白纸，浑身抖得如同筛糠一般，连声诺诺，忙令卷起帅旗，骑者下马，悄悄穿过城门前面，走了。

皇瑗一路上快马加鞭，疾如锥矢，来到莒国南边的不远处邸，不少诸侯、大夫都已纷纷先到，一座座帐篷排列着，帐篷顶上飘扬起各色各样彩旗。卫国大夫子木正在帐门外面踟蹰徘徊，望见他，快步迎上，问道：

“大夫辛劳了。景公在后面吗？”

皇瑗连忙跳下马，紧紧握住子木手，说道：“寡君未来。出公呢？”

子木长长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寡君有些担忧，所以迟疑不决，最早也得下半天才能到”。

皇瑗向四面望望，低声说：“这里的人多耳目杂，我们到了服景伯那儿聊聊，好吗？”

皇瑗回头关照侍卫搭篷、扯旗，拉着子木一起走进鲁国帐篷。子服景伯正跟子贡谈话，看见他们，忙站起来迎接，寒暄几句，俱各在绣墩上坐下，驹从献上茶，退去。

西

施



列国婚媾  
冬夫颜色





“卫人杀死吴国行人且姚，这次约会，寡君害怕极了。”子木先开口说，“朝中子羽大夫说，吴人无道，一定要侮辱寡君，还是以不赴约为是。我认为正因吴人无道，必然会惹是生非，加害于人，大树倾倒，压人一片；好狗发疯也能咬死许多人，何况强横的吴国呢？卫国是今天最弱小的国家了，敢与并且能与仅次于楚、晋的大国抗衡吗？他们只要伸出两只指头捏捏，也能将我们活活掐死，不去，只有自取灭亡而已，因此我们君臣才冒死前来。”

子服景伯听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

“子木大夫还不知道夫差是个信谗寡智、愚而不仁之暴君吗？此人惟有玩乐是务，玩好必从，喜安逸又不愿听谏，贪须臾之多而不顾后患，目光极为短浅，他哪会将一个小小的行人的死活放在心上？这都是‘三似’太宰伯嚭怂恿他干的蠢事。”

“三似？”皇瑗听了新奇，忙问道，“什么叫‘三似’太宰？”

“伯嚭全靠吹嘘迎合博得夫差欢心，得以位高权盛，然其人谄媚善伪。”说到这里，子服景伯的态度忽然严肃起来，“凡创业者，必以智取，不失时；以仁治，得人和；以勇断，决可否，始有成就。可伯嚭似智实愚，似仁却贪，似勇而怯，如此‘三似’，岂能成事？”

“哦！这倒是真的。”皇瑗不觉笑了，“这番伯嚭过宋来郢，一路上神气活现，大摆威风，被向巢射杀几个吴兵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卷旗息鼓，乖乖地牵拉着脑袋走过城门前面，将十一名吴兵尸首运走，葬在莒境，名其处为‘吴十一堆’。

“不能这样说得松快。”子木心有余悸地说，“大象不吃人，也能将人压死。吴国兵多将广，夫差又好勇狠斗，刚愎自用，不要说打，就是略微张张嘴吐口气，也能将小小的卫国吹得无影无踪，能无惧乎？”

“怕也无用，”皇瑗面向子木说，“惟有智能取胜。寡君亦责向巢过于鲁莽，不敢前来赴约。我来了，甘愿就刀斧，赴鼎镬，也决不辱宋。”

“好极了，死且无惧，又怕什么！”子贡鼓掌道，“吴、晋急霸，胜负一时难决。晋乃泱泱大国，其疆域略小于楚，然大于吴；吴曾败楚，军力似强于晋，但其给养难济，此地至姑苏至少数千里，非数月不至，岂不闻用兵制





胜,以粮为先吗?这番郾之会,是吴欲夺我粮草,供彼军需。今我三国何不盟约,异声同辞,拒不与,吴畏我们扰乱其后方,他又能怎么样?”

皇瑗连声叫好,说道:“对对对,鲁、宋、卫三国大夫可私下结盟,‘明神先君,是纠是殛’,亦属上策。”

子木道:“卫国存亡,皆仰仗于二位贤大夫,敢不从命。惟望于危难时,能得上国援之以手耳。”

子贡笑道:“三国既盟,皆兄弟也,溺而不救,不得为人。”

子服景伯、皇瑗、子木无不欢喜,就在帐篷里缔结了盟约。

没多久,帐外人声鼎沸,鼓声咚咚,金铎齐鸣,只见扬旗跃马,伯嚭来了,各国大夫纷纷出帐迎接,表示慰问。伯嚭昂首阔步,趾高气扬,颌首而已,见子木大夫,横目扬眉问道:“出公来耶?”

子木低首作揖道:“寡君偶染小病,体羸怯风,然不敢违命,将至矣。”

伯嚭冷笑道:“犹持剑来否?”

子木吓得浑身冒汗,躬身俯视,哪敢回答出半个字来。

吃罢午饭,卫出公着四名驺骑悄悄来了,子木慌忙接进帐里歇息,饮罢茶,子木谈了鲁、宋、卫三国大夫私下结盟事,卫出公惊道:“你真是一波未平,又掀起一波,吴王知道,如何了得!”

“此事对我们来说,料无大碍,只有好处。”子木摇摇头说,“宋景公抗命不来,情况就更严重得多。我看子贡知多识广,对事物敷陈析理,至为清楚,三国合力,又怕他干什么。”

正谈论着,忽见驺骑慌慌张张进帐禀奏道:“吴兵举戟持刀,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朝卫国帐篷四周围来。”

卫出公听说,几乎吓得浑身发抖。

子木抚慰道:“君王勿怖,宜处变不惊。微臣且去就教于子贡,可解危困。”

子木拜见子服景伯,将吴兵情况说了。

子服景伯闻言,大怒道:“吴人约会于郾,未会而为难卫出公,如此失礼,与会者心寒。子贡即去问问伯嚭,是何道理!”

子贡携锦绸五匹,送给伯嚭,慰问途中劳辛,伯嚭大喜,请子贡坐,献

西

施





茶。

子贡谢坐，坐着问：“不知吴王何日可以到郢？”

“快了快了，”伯嚭满脸堆笑说道，“大王今日必达，明天会见诸侯，便去黄池，吴军已先行三日矣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子贡故作惊讶地问，“约会的诸侯都到齐了？”

“宋景公因为又老又病，不能来。”伯嚭说。

“这倒也是。”子贡掐着指头，算了一算，说道，“宋景公在位足足有三十四年之久；吴王在位仅十三年，虽属壮年，也已将近半百；人哪能不老？只有寡君犹在青壮时期，为诸侯中少有，想来太宰也年逾花甲了！”

“花甲？”伯嚭仰脸哈哈大笑，“老夫久过古稀矣。”

“这正是致政之年。”子贡笑着说，“太宰又被吴国拜为丞相兼元帅，文治武功集于一身，为卿大夫中所少见。还有其他诸侯吗？”

“有有有，”伯嚭心中一快活，嘴也快得多，连忙说，“还有卫出公，刚到不久，被我派兵围困在帐篷里，不许乱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来迟了。”

“他比吴王早呀！”子贡说，“他为什么迟，太宰清楚吗？”

伯嚭望着子贡。

“卫出公在位也已十年，体弱多病，国家虽小，事情却纷至沓来，无有已时。其太子蒯聩不安于戚，令他烦恼。朝中文武，人心不齐，这次出公来郢，一定和他的大夫们商量过。子木、闾成、褚师比等人赞成来；子羽、浑良夫、鄢武子等人则反对。反复磋商，因此来晚一点，也无足怪。赞成他来的是太宰的朋友，反对的是太宰的仇人，今天太宰围困了卫出公，反对的人都说他们对了，拍手称快；太宰的朋友都灰心丧气，埋怨太宰。太宰约会诸侯，又将诸侯围困起来，诸侯会怎样想呢？吴国一旦称霸，哪个诸侯敢来参与盟会呢？”

一席话将伯嚭说得哑口无言，向子贡称谢不已，忙把包围卫国帐篷的吴兵全部撤回。

夜半，夫差率领着文武大臣来到营地，发布命令不准喧哗不准声张，





都悄悄进入帐篷，睡了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夫差在大幕中会见各国诸侯并大夫。一时间，与会者济济满堂，人人“温温其恭”、“威仪反反”，肃穆无哗。夫差见到此等景象，只乐得心花怒放，还未开言，但见卫出公已到面前，俯首谢罪，并祝他西去顺利。

夫差哈哈大笑道：

“出公如约来参加今天盛会，不顾劳辛，过去事，随时间的流逝都已忘了，不必斤斤计较了，请就坐。”

卫出公衷心感激，一再拜谢，才退到绣墩上坐了下来。

夫差首先开言道：



“中原自晋室衰微，久亡霸业，诸侯相伐，弱肉强食；国卿、士大夫犯上，侵权夺利，纷争无已时，寡人今西去，取代晋霸，一定中原。请诸公聚会，敢布此心，能得圣贤大才倾心竭力，集思广益，俾此行无失，则寡人之幸，亦霸业大幸也。务请诸公尽言无讳，共矢天日，决不加害。”

皇瑗拜道：“吴大败楚、齐，降越，吞并小国无数，威震天下，乃当今强国，令旗所指，谁敢不赴？贱臣久闻大王自诩争取霸业必须‘好高骛远’，岂不知此言不切实际，厌卑近而骛高远，卒地成乎？”

夫差答道：“山上有峰，即便登峰造极矣，上面还有天，天外更有天，高无止境；怒鸢日夜疾驰万里，犹未能尽征途之万一，况有四方八面乎？足不移步，一寸难达；人不攀登，不升毫厘，惟好高骛远者才有上进心，是高皆能攀，无远不敢往矣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大王之霸业大于齐醒公与晋文公多矣。”子服景伯问，“不

西

施



列国皆效  
不失颜色





知大王取代晋国后，将何所获？”

“哈哈！”伯翳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不禁大笑起来，“人言子服景伯智且慧，何愚昧乃尔？大王既为霸主，每年收各诸侯国缴纳贡赋有多少？吴国必然益加富且强矣！”

“住口！”文之仪恼了，用手指着伯翳厉声喝道，惊得满座中人无不回首望着。但见文之仪目如电掣，神情肃然，向众人扫视一番，连夫差也呆了。

“大王争霸岂取乎利？”文之仪高声说，“推仁、行义、致礼而已矣。”

全场人闻之帖服无声，连子贡也聆听不言。

“我们且不言洪荒时期开天辟地盘古氏，”文之仪说，“也不言天皇、地皇、人皇与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三皇五帝，那些修德振兵、报虐以威之圣贤事业，均已迷茫不可尽知。舜为夏氏族，禹命治洪水。禹姓姒，名文命，常年治水，劳身焦思，度九山，通九道，才使天下滔天洪水东流入海。其时四奥既居，四海会同，民康且乐。舜命禹为帝，国号为夏后氏，夏氏族称呼始于此。今我们犹自称‘诸夏’，以别于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各族，他们要吞并诸夏，诸夏惟有联结才有力量抵御外敌，并可同化他们——”

“这就是我们大王急欲完成霸业之宏愿耳。”奚斯抢过话头说，“夷有东夷、淮夷、徐夷、虎夷等；戎有山戎、犬戎、茅戎、姜戎、骠戎、大戎、小戎等；蛮有荆蛮、越族、濮等；狄有白狄、赤狄、长狄等。交互攻伐诸夏，扰乱中原。远且不说，周景王四年，晋平公先败群狄与无终之戎，不久又起兵伐狄。那时长狄与赤狄已衰亡，白狄东迁，分为肥、鼓、鲜虞，晋灭了肥，两灭鼓国，屡伐鲜虞，还灭了陆浑之戎，‘攘夷’之功莫大焉。楚曾迁阴地之戎于下阴；又俘蛮君及蛮民返回楚国，与晋、秦瓜分了中原和西方戎族；齐、鲁等国征服了东方夷、戎等族……可夷狄之势依然猖獗，尤其鲜虞，大王此去将扫荡使之靡有孑遗。”

“我们征服夷狄后必须同化他们，使之成为与诸夏混同的‘华夏民族’。”文之仪继续说，“但这个民族必须‘尊王’，共同拥戴周敬王，修职责之礼。大王将听天子命，抑强扶弱，订弭兵之约，再与诸侯杀牲歃血，盟誓







于神，言归于好，永不相犯。诸侯各修其政，安国富民，教民知义守信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教，鳏、寡、孤独、残疾者皆有所养，安居乐业，则天下大治矣。”

“人云：‘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’。”奚斯说，“我们处在四夷之中，故谓之中国，四夷宾服，中国富强。昔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，今其存者，无数十焉，强吞弱，大并小；子弑其父者有之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是乃不仁。”

夫差听了哈哈大笑道：

“太傅所言甚当，寡人这番西去，意在‘尊王攘夷’，推仁、行义、致礼，使九州同国、华夏一统，毋壅泉，毋遏粮，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，庶民齐欢，普天同庆，那该多好。”

“这才是‘好高骛远’哩！”子贡用左肘轻轻一触身旁的皇瑗，悄悄地低声悄语，“一派狂言呓语，句句都能惊骇满座矣。”

皇瑗回过头来，微微一笑。

会毕，夫差约请众人再会于黄池，各国诸侯与大夫纷纷相互拜别归去。惟有伯嚭受文之仪羞辱，愤愤不已，欲迁怒以泄胸中怨气，乃语王孙骆道：“卫出公胆敢杀我行人且姚，乱我后方，曷不执而除之，以遏诸侯骄逞？”

王孙骆道：“今会既毕，大王对诸侯尽礼，宋人馈赠了食物，诸侯都已告别，卫出公又得大王宽赦，丞相再惹事端，无乃太过？”

说得伯嚭满脸血红，只好退下。

吴军旌容容、骑沓沓，直奔黄池。

## 二 毒蛇出洞，要咬人了

从容不迫，太子友备战。

“吴军出发，开赴黄池了。”

勾践听到信卒飞驰禀报，高兴得摇摇晃晃地立起，揉揉眼，眼眶里的

西

施



列国桥北  
尽失颜色





泪水并未溢出,反而将他那两只小眼洗得愈加明亮,似有两个喜悦的光点在里面一闪一闪地跳动着。十三年了,在这漫长黑夜般的岁月里,令他窒息的恶梦一个接一个,给他惊慌、悸怖与难以忍受的羞辱,今天,他正慢慢地苏醒过来。

“黑夜正在过去吗?”他茫然自问。

他已向夫差贡献出越国的奇珍异宝,还奉献了西施等众多的美女与宦士,惟一的希望,是能够将这暗无天日的岁月缩短一些。果真未出计倪所料,这么一来,增添了夫差珍异是聚之癖、玩好必从之爱、观乐是务之好,以及骄奢淫逸之心,蔑视万事,傲视诸侯,终于走上西去黄池夺取中原霸主之路……

他正想着哩,忽见计倪、文种、范蠡、诸稽郢等众文武大臣都快步走进门来。

计倪上前躬身禀奏道:“大王,夫差西上争霸了。”

“好好好,让夫差去做白日梦吧!”勾践伸手命众人坐下,握握拳头说,“寡人却要冲出梦境,杀向姑苏,一洗亡国之恨。”

“这不能够,”范蠡摇摇头说,“时机还没有到。”

“怎么?”勾践怒从心头起,嚷了起来,“你要寡人再等十三年!”

“也许不要。”范蠡并没有看那勾践气得发紫的脸色,从容不迫地说,“但是三年、五年之内怕还不行,除非这次晋定公能把夫差的脑袋剁下来。”

“寡人出动劲卒五万,难道敌不过小小太子友五千名老弱吴兵吗?”勾践瞪起两眼逼视着范蠡。

“打败太子友又怎样?”范蠡不紧不慢地问。

“占领姑苏!”勾践大声说。

“占领了姑苏又怎样?”范蠡又问,语气平和。

“出出寡人胸中这口闷气!”勾践吼声如雷,他恼怒范蠡现在还在开玩笑。

“这办不到。”范蠡轻轻摇摇头,冷静地回答道,“臣怕将有第二次夫椒惨败,那时就不像今天亡而国存、囚能身安了。”

这番话好似一盆冷水,从头顶上直泼下来,勾践浑身一震,心头发凉。





扫视群臣，也都无不惊讶地注视着范蠡，他勉强地压住心头怒火，问道：“你说说看，这为什么？”

“吴自寿梦王迄今百余年，民受吴庇护之恩，岂甘国破家亡？越占姑苏，民心未顺，犹浮羽毛于火上，久而自焦毁矣。”范蠡说，“吴伤楚、亡越、败齐、吞并小国，天下震惊，即便自黄池无所而还，其军威犹足以患越，况胜晋乎？伍子胥虽死，华登、王孙骆、展如、王子姑曹、胥门巢诸将俱在，皆是能冒锋镝、进不避难、力敌万夫之骁将，未可轻敌。”

“那我们这次就又放弃了啦？”连计倪也有点惶惑。

“打，肯定要打，而且要狠狠打。”范蠡说，“要杀尽夫差威风！”

“噢！”勾践心中一喜，不禁问，“你也赞成打？打尽夫差威风，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范蠡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大王不忘亡国之耻，知王勇；越兵训练三年，纵火焚舟，鸣鼓而进之，士卒奔赴扑救，伏水火而死者无数，知卒勇；大王率五万勇战之士，伐太子友五千老弱吴兵，胜负分明，何待战乎？然善战者必须胸有全局，通观始终，设妙策，能高敌一筹，灭上国，此方为胜。”

“有什么妙策呢？”勾践问。

“这要智斗。”范蠡说，“大王昭告天下，越出仁义之师，解吴民于倒悬，广收民心，瓦解敌军士气。攻入姑苏后，杀太子友并五千吴兵，除之务尽以立威。越兵入吴境，不得扰民，夫差返，越军立即归携李，以表明大王有仁心德风。智断、勇取、仁归，天下震动，虽霸亦可，况取吴耶？这样，大王岂不就冲出梦境了么？”

“吴不可得耶？”勾践又问。

“夫吴，大王之吴也。”范蠡道，“强取之不祥，反受其殃，王毋早图。夫差枉杀伍子胥，憎辅远弼，信谗喜优，逆天时，乱民功，《易》曰：‘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’夫差如此，祸乱已作，国岂能不亡？”

勾践闻谏，竦立，再拜道：“寡人知过矣。贤相才多识广，非下愚者可及。此后，众大夫知寡人过，面谏无讳，不者，罚无赦。”

即命计倪为军师，拜范蠡为元帅，诸稽郢为副元帅，讴阳为左路先锋，

西

施



列国特使  
不失颜色





畴无余为右路先锋，勾践亲率中军。文种守国，诸稽郢领精兵两万屯集于携李并御儿。乃昭告于天下曰：

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，掘渊泉之池，罢苦百姓，煎靡财货，以尽民力，余来为民诛之。

计倪命舌庸率大翼二十六艘、小翼五十四艘、戈船两百七十余艘、冒突无数，出今之杭州湾，沿东海岸北上，由黄浦江口入，至太浦口进入太湖，突然袭击吴国水师；并分出部分大翼径去淮水，以阻夫差回师救吴；馭阳、畴无余各领兵一千，向姑苏城进军。

姑苏一下子震动了。

太子友站在蛇门城楼上南望，虽然还看不见越国一兵一卒，但据信卒探报而知，果然没出太师所料，潜伏于深窟达十三年之久的勾践这条毒蛇，正缓慢地游出洞口，张牙舞爪地来复仇了。越军将如潮水涌至，旌旗蔽野，杀声震天。抗击入侵之寇，保卫国都重任，一下都压上太子肩头，这使他有点忧惧不安。下了城楼，他立即派人驰报在句曲的王子姑曹，自己飞身上马直奔灵岩山，会见王子地并禀告了西施娘娘，闻之者无不骇讶。

王子地沉思久久，才说：“吴军精锐尽北去，留下无多，且老弱，惟有征用城中居民了。”

太子友道：“王孙骆元帅前曾说，越人便于舟，如今正造船只，扩建水师，训练水战之兵以谋吴，不可无防。若至，我宜深守，避其锐气，以压其气；以静待哗，以治其心；以逸待劳，以胜其力；若能夺敌士气，扰敌将心，疲敌体力，待机出击，弱亦可破强，寡也能胜众。”

“对。”王子地同意说，“我士兵宜集中守城。姑苏城厚而高，护城河又宽又深，藏粮丰盈，民皆可使。宜撤出姑苏台与灵岩山为是。”

西施问道：“王子地居此也久，了解俊鹤与白矢吗？”

“了解一些，”王子地说，“两人皆能使剑舞刀，尤善射，俊鹤乃陈音之长女。”

“是射师陈音吗？”太子友问。





“是的。”王子地点点头道，“白矢是陈音喜爱的徒弟——这话说来就长了。”

陈音，楚人也。

一次，楚国司马沈尹戌在郢郊观士兵射箭，射者各射自己之鹄，一支支飞矢很少有不中红心的。忽闻围观群中有人哈哈大笑，沈尹戌为之回首，见是一个樵夫，厉声喝道：“何人胆敢喧哗？”

那樵夫笑道：“如此射鹄，岂能射杀活人？”

沈尹戌怒道：“汝大言不惭，敢射乎？”

樵夫放稳柴担，上前一步，揖道：“此小技耳。”

沈尹戌命人予三矢，令射。

樵夫挽弓牛箭，扎下丁字步，屏气息微，左手托弓，右手拉弦如抱，觑得端正，将箭一支支发出，无不穿红心而过，观者皆惊。

沈尹戌也略惊异，问道：“还能射乎？”

樵夫道：“若此，便射百箭，要不中鹄也难。”

沈尹戌命抱箭一束，置其旁，令射。

那樵夫真的不慌不忙，俯首拾箭，拾上弦，举头射去，中鹄。其后，或左射，或右射，或转身射，或往后仰倒脸射……那一支支箭如飞蝗脱弦而去，其镞无不穿红心而过。观者哄然大噪，喝彩声如雷震。沈尹戌为之改容，知为异人，命人速报楚平王，上前揖道：“果然草莽之间有英雄，足下妙手，世人无能及矣。”

樵夫笑道：“岂敢。小民郢阳山间人，靠打柴营生。幼得荆蛮人哈努赤刺教射箭。先练目测三年，见物必须目测其远近、大小、高低，默记于心，不得有差误，久而自成习惯。然后学射，矢出，犹如穿线过针孔，无不击中目标。此亦有速于手力也。今为司马献薄技。”

樵夫抬头望望身后那棵百年老樟树，有一秃干横生于外。他走近柴担边，双手托起扁担，试试，然后向上一抛，大喝一起：“起！”那担柴悠悠晃晃似被人拎向天空，就落在秃干上面，颠了几颠，便平平稳稳停住不动，恰似被人担在肩头上一一般。

“好！”

西

施





忽听一声喝彩，沈尹戌一看，是楚平王，忙与众人俱跪下迎接。

楚平王摆摆手，众人都起立听话。

“听说你善射，”楚平王对樵夫说，“可射几箭看看？”

这时空中有一队排成人字形大雁款款北飞，樵夫喜道：“草民为大王射雁！”搭箭上弦，仰脸一发，队尾那雁，应弦堕落。那樵夫并不停手，将箭一支支接连向天空射去，真是箭无虚发，九矢而死九只大雁，一队雁全射下来了。观者顿足拍手，欢声雷动。

楚平王亦称赞不已，问道：“何不先射带头雁？”



樵夫禀道：“雁喜群。带头雁无，队形则乱，将散失。”

忽闻有孤雁哭声哀婉，由南方款款飞来，樵夫凝神聆听，说道：“草民为大王以弦声击中孤雁。”

孤雁正飞越头顶，樵夫拉紧弦，瞄着雁顶，手一放，喝声：“着！”只见那孤雁一声哀鸣，身子翻转，跌落下来，在地上扑扇几下翅膀，死了。

楚平王惊道：“射人神矣。”

樵夫奏道：“此雁曾中矢，逃死过此，其声哀伤，闻弦声惊骇，不击中它便落下来。”

令尹囊瓦向楚平王奏道：“村民以杂艺自炫，不习谋略，犹持金碗以盛齑粉，为

可惜也。然不可近，其心莫可测。”

楚平王赐其金矢一支，令其自归，问其名，知为陈音。

囊瓦有子，贪如其父，向陈音索取金矢，陈音不与，遂自率两骑追夺。陈音取出石子，投掷疾如流星掣电，将追者一一击毙，携妻子儿女逃至越，隐居于诸暨五泄夹岩峰间，教子女习武。其子舞刀，能自卫，名凡篱。女娇小轻盈，善射，穿越茂林，敏捷如猿，人见徐风振木，绿叶微颤，知其穿





过，即往寻觅，惟闻格格笑声渐渐远去，人已消失于密林深处矣，因而取名为“俊鹞”。一日，陈音经过一座大山顶，见树上有樵夫，手折枯枝纷纷下掷，树下有一个身着红兜肚的双丫女童乐呵呵地往来奔跑，粗干细枝，一一接住，无有遗漏。陈音不禁大惊，上前叩问，知樵夫名锻之羽，亦爱武，有子名武惠，病在家，由母护理；女儿敏捷，有兔子经过，必擒之归。陈音自请留下教女孩儿射箭，女孩儿颖秀，三月尽得其妙，锻之羽也因而学得一手好箭法。一次，陈音予百矢，令女孩儿射，箭箭中鹄，母为之鼓掌叫好。女孩儿喜，神为之移，手一抖动，最后一矢，擦鹄边而过，女孩儿伏地大哭，以为羞，自名“白矢”，谓“白白浪费一矢”也。或曰“白为百欠一”，差一矢未能功成，名“白矢”，所以永记，不敢忘怀。

太子友听说俊鹞与白矢射箭皆臻神妙，喜道：“若得娘娘恩准，完全可尽其技捍卫吴疆。”

西施立即命人传俊鹞、白矢至。

王子地沉吟好久，才说：

“奔驰于战场，人喊马嘶，刀劈斧砍，骨腾肉飞，终非女子相宜。可否令俊鹞与白矢率众守卫姑苏台与灵岩山？两处现有士兵三百人，虎贲、侍卫两百多，宦士并宫女也近八百，能守卫一时。不得已，先放弃姑苏山，集中兵力保卫灵岩山。此山东南望姑苏台，北靠天平山，仅通鲫鱼背与由姑姑岭，皆小道崎岖难行。这儿山下到山上，只有一条百步阶，蜿蜒曲折，易守难攻。况峰崖嶙峋，山石砢砢宜伏人，箭可用也。”

太子友与西施皆点头称善。

太子友问：

“娘娘还是住进高平里王宫里去，好吗？”

西施摇摇头说：

“不去了，我就在灵岩山好。”

王子地起身说：

“我去换了战袍便回王宫。”

太子友也起身向娘娘辞别，西施送到门口，方才返回。

这一年是周敬王三十八年。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  
尽失颜色

203





正是六月天气，骄阳似火，大地被晒得扬起烟尘，迷漫于天空，令人呼吸也感到窒息。

太子友领着王子地四处奔驰，布置城防。两百名士兵迅速向盘门城楼跑去，步伐整齐有力，百姓伫立，紧张地望着。

“真不愧是位老战士。”王子地衷心赞叹，“不仅作战经验丰富，连行军敏捷也是一流的。”

太子友盯着士兵看，笑了一笑。

六月十一日，勾践兵分两路伐吴，畴无余与讴阳借戈船优势，围困住东洞庭山与西洞庭山，从胥口吸鮎鱼口齐奔姑苏城。太子友出胥门，勒马于泓上观看——泓上，当地人呼为横山。见越军旗帜鲜明，枪矛森布，也不知有多少人！如浪催潮涌，呼啸而至，前锋士兵，布列于山上，若越军四面围合，兵纵能战，人亦渴死。向王子地发布命令：“你领兵五百，趁敌军立脚未稳，绕胥江北面速往，急请娘娘入城，姑苏台决不可守。”

王子地应诺，领兵去了。

王孙庸道：“敌寇远道来，我以逸待劳，就势取利，先发制人，一击可溃越军。”

太子友摇摇头道：“不可。敌众我寡，虽一可杀十，我仍难胜，况犹未能耶？宜坚守城为上策。”

太子友征集男女居民担来乱石滚木无数，置城堞间。弓弩手遍布于城墙之上，伍长亲登城楼瞭望，遇警敲锣，士兵奔赴，用长矛刺杀敢攀云梯以登城之敌寇，昼夜预护，不敢懈怠。

王子地率领五百名士兵沿着胥江北岸急速北上，到木渎斜桥口附近，越军在河内来往频繁景象都清晰可见。王子地料想勾践志在攻城，尚无暇顾及郊外诸山，于是命令士兵缓缓北移，沿途掘深井、挖浅塘，至今还留有“三塘十八井”。然水质浑浊，味多苦涩，王子地为之——亲口品尝，说来也怪，凡是品尝过之井水，就立时明净，清冽甜美，士兵们无不同声欢呼，以为太子是“地仙”，始神异如此，才取名的“灵岩山下十八井”，也有称之为“灵岩山下十八饮”者，乃此故。吴亡后，村民千方百计保护水井，在水上撒满菴糠，并谓水生秕谷，饮之不祥，砌井栏护之。井栏形状不一，有圆形、椭圆形、







方形、菱形、五边形、六角形、八卦形……无相同者，今犹在焉。

这时灵岩山上人闻王子地来，俊鹬、白矢等都远赴数里之外迎接，王子地上山，叩见西施说道：

“太子云，这次勾践调来水兵两千、战士四万、虎贲及骑骠暨守卫国都精兵六千余，猛将如云，志在全歼吴军，占领姑苏城，不可轻敌。即请娘娘入小城王宫中居住，姑苏台与灵岩山放弃掉也无关紧要。”

西施道：“太子之命岂敢不从？然大王北上时，妾曾言深居西宫中，待君王归，违言不祥。况有俊鹬与白矢舍命守此，千余弱卒据高临下，扼守隘害，也可缠住劲敌数千。如入城，犹一滴水珠融于大海，影响全无，反使敌人无后顾之忧矣。妾宁愿与灵岩山同存俱毁，冀太子谅解。”

说罢，泣下沾襟。王子地亦为之惻然。

没多久，王子定上山来请娘娘入城；不久，王孙雄与逢同也赶来了；听娘娘这般话语，无不叹息。

忽见旋波急匆匆地跑进来，慌慌张张禀道：“娘娘，山下发现越兵侦察。”

“呀！”西施的脸色一下子苍白了。

“是驹从说的。”旋波说，“大约有十多个人，离这儿还远，可能是从胥江绕道而来。”

王子地立起，说道：“娘娘，我看看去。”

王子定、王孙雄与逢同一齐下了山，王子地将士兵分布在灵岩山四周，挑选二十名骑士急驰而去。远远就望见越国侦察，他们正立马散开，向山上瞭望。

“我去将他们擒来。”王子定说。

“慢。”王子地摆摆手道：“越骑深入矣，恐有埋伏，未可轻敌。”

王子定决然说：“予我五骑攻其右，王孙雄率五骑袭其左，王子可趁势策应左右，必无失也。”

王子定一招手，有五名骑手立至，他一声大吼，那马真轻利快捷，猝如飘风矣。才走了约一半路程，但见越骑中有一壮年汉子将马缰一提，上前几步，挽弓拈箭，尽力发射，王子定“哎哟”一声栽下马，身后五骑也被一一

西

施





射着，纷纷坠马，无一漏网者。王孙雄大惊失色，勒马欲回，那汉子马快，已到了其身后，用彤弓一击，王孙雄滚下马，翻身跪在地上，叩头乞命。那汉子不理，举弓射逃骑，仅逢同一人活命归队。王子地大怒，拔剑在手，欲出，忽闻身后有人大叫道：

“慢——”

王子地忙回首看，见一红妆丽人，鞭马如飞而至，乃白矢也，惊道：“怎么也来到这儿？”

白矢两眼盯住越骑说：“奉娘娘命来探望，奴婢为王子锄此恶汉。”

随手放出一箭，矢如电掣，却被那汉子伸手接住了。白矢大惊，又连射三箭，皆被那汉子一一接去。白矢连连向那汉子胸口射出九支箭，那汉子低目接箭，没防着白矢发出三联箭，两眼未射着，却正中双眉中心，镞入额骨，扑地而亡。其余越骑，逃奔逸去。

白矢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“王子，奴婢赶回向娘娘复命去矣。”

待王子地回望时，惟见红尘一点，远远地跳入绿树丛里去了。

王子地急驰看望吴兵伤亡之人，见王孙雄仍然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，惶恐四望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懦夫，敢辱吴耶！”挥刀，将其劈成两半。

忽见有个受伤吴兵战巍巍地从地下爬起，左臂上鲜血淋漓，摇摇晃晃地走近来，说道：

“王子，这人一定是个神箭手。小人刚张弓欲射，不料左腕正被他射着，弓跌落，小人俯身拾取，没想左肘又中一箭，遂扑地无力再起，矢皆中穴道，做到这样真难。”

说道，就跟在王子地后面，一起来到越弓箭手身旁，扳转其身，见矢入额颇深，出血不多，似有弱息。端详良久，大惊道：“这不是‘三快大哥’么？”

王子地道：“此越人侦察也。”

“果然是小人好友，”伤兵又仔细看了一眼，流出了眼泪，叹道，“六年前，小人押越俘北上挖邗沟，一夜巡逻，乌天黑地，三尺外目无所见，没留神，跌入深坑。腰脾伤痛难忍，辗转卧榻，昼夜号呼，饮食俱废，奄奄一息，行将就木矣。忽有俘囚悄悄送来烤兔腿两只，香气扑鼻，不觉尝一口，肉烂熟，酥松味美，就吃光了。此后那俘囚天天送烤肉来，或鼠，或鸟，或





鱼,无不鲜美,小人健康渐渐恢复。小人问他,哪来这许多肉,他说打来的。小人有点不信,后来才知道是真的,他是那儿著名的‘三快大哥’。”

“有这样的古怪名字?”王子地问。

“他倒名副其实哩!”伤兵说,“首先是眼快,蜜蜂飞过,他一望,便能知蜂有多少;其次是手快,以指捏飞蜂翅膀或后脚,无有逃脱者;三是腿快,能追马。闲时以石粒击飞蝇,蝇必死。天空鸟、地上兔、水中鱼,没有能够逃脱他那手掌的哩!”

“太神了!”王子地不禁赞叹道。

“真没想到越国都城中的一位奇人,竟然失算于吴国都城,而且死于一个女子手里,难道这不是命吗?”伤兵说罢,潸然泪下。

“他是会稽人?”

“不,他是越国故都诸暨人,家里还有妻子儿女。”伤兵想了一想,又说,“儿子名叫武惠。女儿很会射箭,十六岁时被送来姑苏城,如今都五六年了。”

王子地忙问:

“她叫什么?”

“叫——叫白矢。”

“呀?”王子地乍闻,似乎觉得有股凉气直透肺腑,手指越兵,急着问,“他是锻之羽?”

“对对对,是叫锻之羽,王子认识?”伤兵惊诧异常。

王子地愣住了。他紧锁双眉,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锻之羽,嘴动动,想说什么,又吞咽住。

“天啊!这是真的吗?千万不能是真的呵!”

勇猛的王子地骤然衰弱了,忧郁与悲哀侵袭心头,使他不能自己,几乎倒下。他试图坚持昂起头,仰脸长望,满眼云起,在沉沉暮霭之中,声声啼唤着的野鬼,三三五五从遥远的北方飞来,一阵掠过顶空,又隐隐约约地入没于南边天际,杳无踪迹。犹如世间人们来来往往,离合散聚,不过是瞬息间事,生虽殊途,死则同归,原无足怪。只是白矢的父女聚散,骨肉相残,太悲惨了。王子地的右眼角有滴泪珠顺着面颊缓缓下流,到嘴角边

西

施





也无人发觉，终于忽地一下跌在胸襟上，慢慢消失了。

“王子，”伤兵转身跪下，哭说着，“求求王子将锻子羽的尸体赐给小人吧！”

王子地望着伤兵，有点惊讶。

“小人自惭无能斩那女子以报三快大哥活命之恩，”伤兵叩头不已，泪如雨下，“愿背其尸埋葬于祖莹，求心稍安。”

王子轻轻地吁出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家在哪里？”

“小人名叫沙鹭，世居名匠干将路前街，祖莹在干将墩。”

“啊！那是阖闾王炼剑卫国之处，岂能容杀害王子定的仇人埋葬？”

“不行！”王子地断然拒绝。

“天哪——”沙鹭缓缓立起，仰脸吁天，放声大哭，“难道老天没有一点公道么？十五年前，先父随阖闾王伐携李，与前王俱死于越。其后，我被征入伍，抛老母，弃幼女，转战南北，纵横千里，挖邗沟，战于艾陵，几死者数矣，今左臂犹流血未止。战争给我的就是这些东西吗？不能爱也不许恨，有如木偶，一无所有，连埋葬一具恩人的尸体也不能够。而为仇不共天的残敌勾践献给大王的一个小小西施，竟然被大批吴兵舍命护卫，惟恐越国锋利的宝剑将会损伤这位越国女子的毫发，真正黑白颠倒，是非不明矣，天哪！”沙鹭跪下，紧紧搂住锻之羽哭泣不已，“战争带来的恩怨怨，哪有了期？我打够了！没有自由的生活，还不如死！”沙鹭用力拔出锻之羽前额上的箭矢，对准自己喉管，泪落纷纷，大声叫道：“母亲，永别了！”随着这声凄厉的呼喊，箭镞已经深深刺入其喉部，鲜血喷出，沙鹭倒下，身子曲了几下，死了。

“走！”





王子地大喝一声，勒转马头，疾驰而归，后面紧跟着十多匹快如飙风的战骑。

“我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王子地低声自问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忍禁不住一滴接着一滴跌落了下来。

西施已经知道战地上的情况了，她见王子地失神落魄地走进西宫，连忙抚慰道：“王子定为国牺牲，虽死犹荣——”

王子地垂下了头。

西施继续说：“所幸者，那恶汉到底被白矢射死了。”

“不是。”王子地忧伤地说，“娘娘，那人被我杀死的。”

从此，王子地病了。

西

施

### 三 王孙弥庸，勇者无惧

司马于偃，死得其所。

计倪微微一震：锻之羽死于王子地之手！果如范蠡所言，吴军犹骁勇可畏也。他令越军将士不得轻举妄动，必须察其天地，伺其空隙，知己知彼观彼动静而后举焉。叫司马扬武子通知范蠡，调小翼、戈船偷袭吴国水师，骚扰其城郊各处，再集中力量攻打姑苏城，生擒太子友。

计倪一人视察越国将士的驻地。

这时正是六月中旬天气，盛暑炎天，酷热难熬。日中时分，士兵们汗如雨流，却人人抱刀持矛，或立在树阴里，或坐在战车下，或躺在帐篷之中，没有一个人站在人家户外屋檐下面的。连百姓见了心也不忍，纷纷开门请越兵进屋躲避毒日，都被士兵们婉言谢绝了，看得出来，越兵竟然比吴国士兵还爱吴民。

计倪来到东洞庭山东边的渡村，看见有一位女子怀抱幼儿，泪流满脸，呆呆地向太湖里望着。那孩子被烈日晒得黧黑，把头躲在妈妈胸口，喘着气，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



计倪走过去，问道：“大嫂，站在这儿干嘛？有越兵欺侮你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那女子摇摇头说，“小妇人住在这儿北边穹窿山脚下的善人桥那儿，星夜赶来，想不到还是迟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计倪问。

那女子望望计倪，好大一会儿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不瞒官长说，孩子他爹是个吴兵，常年累月守卫着这儿的莫厘峰，都四年多了，我隔些时候就来探望。如今天气太炎热，小妇人昨夜趁天黑凉快赶来，到这里，天已大亮，看见这儿有无数越兵，知道洞庭东山已被围住，进不去了。”说着唏嘘哭泣。

“你一定要看看丈夫吗？”计倪问。

那女子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想看。婆婆年事已高，我一个人只刨几畦菜地，靠担点菜进城卖，买进油盐。如今兵慌马乱，连城也不敢进，想来拿几个钱买点吃的。”

计倪闻之惘然，说道：“是这样的吗？那大嫂就进去吧！见着你丈夫，告诉他，吴、越战争不关老百姓事，你们可以进进出出，越兵决不刁难。凡是吴兵手里不持武器的，与百姓一样。你们的菜可以卖给越兵，我们不准强买强卖，不会少给分文的。”

“真能这样吗？”那女子面呈喜色，犹未敢信。

“我是越国军师计倪。”计倪微笑着说，“我们越兵不惊扰百姓，不取民间一草一木。凡是吴兵弃刀不与越兵战者，就与工人、商人、庶人同，不受越兵侵扰。吴国人臣之皂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、圉、牧等并获自由。大嫂可以进去了，对任何人都可这样讲，越兵有不听从的，你就说是军师计倪告诉你的。”

那女子听说是越国大军师计倪，吓了一跳，她也不管是真是假，抱着孩子径往莫厘峰间去，竟然一路无阻，登上战楼。她欢欢喜喜地把军师计倪的话语对众人讲了，听者无不动容，那个吴兵大着胆子，双手抱起幼儿，跟在妻子后头往外面走，两人竟然平平安安地一起回到家里，都喜疯了。过两天，吴兵又跟妻子挑着菜卖给越兵，越兵称了菜，付过钱，分文不少。夫妻两人回到村里一讲，菜农们人人欢喜，纷纷担菜、提鱼卖给越兵，因而





越兵在吴时的菜肴并不匮乏。后来那吴兵重新回到莫厘峰战楼，见到了伙伴，悄悄将自己遇到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如实说出。吴兵们知道这样，消除了心头疑惧，于是一哄而散，纷纷走掉。计倪未动一兵一卒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占领了太湖中的两座岛屿——东洞庭山与西洞庭山，而且虏获了两艘舡大舟和许多船只，得到武器、粮草尤多。此所谓上兵伐谋，不战而胜也。

勾践天天催着攻打姑苏城。

计倪连连摇头，按兵不动，说道：“急什么呢？大王知道，以布浸水，布湿而水渐去，久而匱水亦可尽也。”

“就这样不打了？”勾践心有愤激，整天怏怏不乐。

计倪说道：“越卑躬屈节于吴十三年，虽怀恨怒，然士气不振久矣。今我率劲旅入吴，智若不智，勇似无勇，假痴不癫，如碌碌无所为者，正以之骄敌志耳。待其丧失警惕，伺机猛扑，一鼓作气，则太子友可擒。”

“寡人深忧久将有变。”勾践有些着急了。

“今吴兵少，犹民恇军勇，士气昂扬，未可胜也。”计倪说，“我宜广施恩惠于吴民，令其士散众解，与取得太湖中两座大山并获其舡大舟同，兵不血刃能胜，为上策。夫差好战喜功，视民如仇，连年战争，士兵厌倦，即便胜晋归来，也已力竭而威折矣；我以精锐之师，击其疲劳之众，可令吴兵抛戈，夫差为囚虏，国可得也，况小小姑苏城与弱将太子友乎？”

勾践沉思良久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再等等。”

太子友正在姑苏城里，开了官库，搬出金银布帛赏赐将士，并发放太仓之谷补给百姓。军民感奋，欢声动天，皆愿执干戈以卫社稷，为国而死，以待大王归来。城堞之间，昼夜巡逻不绝。外城与内城中间之水道俱用铁篱笆封住，内侧有水兵把守，以防越兵戈船来袭，戒备森严。

转眼之间，又过去十天了。

六月二十日晨，太子友与王孙弥庸及寿于姚等又来到泓上，望见越军已结集于沿江两岸，军营整齐，旌旗如林；江心里面许多戈船往返迅速，看上去，即便在风吼涛立之时，也能够破浪如飞，士兵行走，步迹相继，进退有序，不觉色变，喟然叹道：

西

施



列国桥堍  
尽头颜色





“往昔我在相府，见太师藏天下兵书甚多，以太师之《水战兵法内经》最为精辟。当时，是太师尤致力于扩建吴国水师，心辄讥笑文种、范蠡的兵法浅薄。”

“他们也有兵书？”寿于姚满脸疑问。

“有。”太子友说，“不少内容我都记得。如范蠡兵法中有‘投石’与‘超距’云：凡‘投石’者，用石块重十二斤，立木为机发之，去三百步为胜，不及者负；其有力者，能以手飞石，则多胜一筹。此为‘投石’，亦谓之‘飞石’。另有‘超距’者，横木高七八尺，跳跃而过，以此争胜。”

“哦，”寿于姚吃惊道：“如今我们也如此练兵的呀！”

“楚国、晋国、秦国都用这种法子练兵哩！”太子友说，“因此太师严厉地批评我，千万不要一瞬不视，智者如见微知著，始不惑。范蠡能推往引前，图始虑终，知霸王之道，非寻常人所能及。其《兵法》中有云，‘亡其国，必败其兵；败其兵，必丧其志’，是能危人社稷、亡人国家语，岂可轻视？今观越军动止，知太师有先见之明。”

寿于姚与王孙弥庸听了无不肃容，沉默不语。

太子友继续说：“父王不能虚心垂意，听于下风，每自诩‘好高骛远’，并以为之是，致使勾践今亲自率兵围困姑苏，太师在，如何能这样？”向越兵又看了一会儿，猛地惊道，“王子地去了这么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去看看。”寿于姚说。

“不。”太子友把头摇了一摇，说道，“恐怕娘娘不愿来王宫，我去，才好劝说。”

“如今胥江一带越兵众多，已不是王子地去时那么便当了。”寿于姚说，“太子往，谁能放心？我一定陪太子同去。”

“我去！”王孙弥庸嚷道，“我先把王子地找到，再将西施娘娘接回。”

“不行，”太子友想了一想，说道，“守城须有猛将慑服将士，其威动天，使强敌震恐，你不能去。我与寿于姚将军即去灵岩山，将军坚守姑苏，待我归来。”

说罢，二人鞭马驰去。

王孙弥庸用他那明亮的眼睛尽力望去，将太子友与寿于姚两匹马影







送往遥远的天际，直到他们渐渐消失在一片茂密的丛林里去了，才慢慢收回，投入胥江。仔细观察，发觉泓上一带，越军大约有两千人，约一旅兵力；分成十卒，卒有两百人。每卒有健勇之士执大旗一面，或立轻车中，或乘锐骑上。另有小旗四面，旗帜如林，队伍整齐，戈甲精锐，水面上戈船来来往往，秩序井然。忽见有一名旗手擎着一面大旗北上，大旗飞扬展卷，猎猎有声，垂红旗、紫边、素白色的流苏，绣着黄色“姑蔑”二字。弥庸吃惊道：

“旗在这里！”

“什么旗？”其右侧司马于偃问。

“此我父旗也。”王孙弥庸道，“十五年前，先父与越人战于栲李，阖闾王右脚被越先锋灵姑浮大刀砍伤。先父和大将专毅拼力援救，阖闾王得脱，专毅身负重伤，而我父战死，军旗被越人掠去。今见旗心痛，我往夺回。”

“不可，”司马于偃道，“太子一再叮嘱将军，坚守城池，勿与越人战，岂能违命？”

“眼见死敌而不报，非人子也。”王孙弥庸怒道，“地之守在城，城之守在兵，兵之守在于将令严，三军之灾，生于狐疑，不疑无惧，能擒敌上将军。我率五十骑往，请立马稍待，看我夺旗归来。”

说罢，选五十名骁勇骑手疾驰狂呼，冲入敌阵中去了。司马于偃见王孙弥庸在人墙中往来冲突，左砍右杀，越兵畏惧，纷纷逃避，那五十一匹战骑犹如巨鲸游于大海，劈涛破浪而入，无能阻拦者。王孙弥庸单骑直奔擎旗者，厉声喝道：“旗放下！”声如炸雷。那擎旗越兵惊得肝胆碎裂，一头栽于马下，王孙弥庸俯身拾旗，左手擎旗，右手持刀，口含马缰，两腿一夹马腹，那马四蹄蹬开，疾驰而返。司马于偃迎上，双手接旗，喜道：“猛英雄真让石破天惊，真是天下无敌矣！”

忽然身后箭如飞蝗纷纷飞来，王孙弥庸回首一望，看见不远处有一长髯越将正指挥士兵以强弩追射吴骑，风吹旗扬，上面有一个斗大“畴”字，知为越军右路先锋畴无余，怒道：“我去提其头来！”将马拨回，吼道：“王孙弥庸来也！”纵马如风，径奔军旗，吓得越兵魂飞魄丧，如同波开浪裂，四散

西

施



列国演义  
卷之八

213





奔逃。那畴无余正惊恐间，王孙弥庸飞马已到近旁，一刀劈下，连头带肩剥开，那马也扑地而死。王孙弥庸又夺到军旗，还没返身，冷不防越将馭阳举矛刺来。司马于僵在远处见到，吓得大叫：“不好！”王孙弥庸回望，已躲避不及，遂将双目紧闭，屏住气，准备挨这一枪。忽听“噗咚”一声，敌将堕马，睁眼细看，见一人已将馭阳首级斩下，用剑挑起，正哈哈大笑，乃王子地也。



王孙弥庸大喜道：“王子疾驰捷先，真是无人能及矣。”

王子地笑道：“吴国雄地俊之士，毫发也不容敌人损伤，纵迅如雷电，犹恐不及，敢懈惰耶？”

相与大笑不止。

原来王子地回到灵岩山的离宫以后，忧郁不乐，饮食骤减。宓嫫总以为是王子地死定了的原因，百般开导，细心抚慰，始终难使王子地解颜，自己也郁郁寡欢，垂首咏叹。

王子地闷闷睡了几天，忽闻报范蠡将率兵来攻姑苏山，大惊，拜见西施，说道：“越兵众多，姑苏山防守不易，不如撤出，加强守卫灵岩山。”

西施点头认可，问：“姑苏台很大，如何能空无人守？”

王子地说：“留逢同领一些士兵前往守护。先将姑苏台上宫女、宦士并闲杂人与贵重珍宝都迁到灵岩山上离宫，这样好吗？”

西施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，就这样决定了。灵岩山诸事由旋波、俊





鹤、白矢管理，离宫叫宓嫣、羽嫖料理，就这样又忙有几天。王子地将五百名士兵也留下，与俊鹤、白矢一起山前山后视察几遍，把士兵分布好，已是六月十九日深夜了。西施诸人都在西宫等着，王子地说：

“灵岩山内外布防妥当，如果娘娘不去王宫，料想无大碍。我现在叩别娘娘回城，恐太子久不得娘娘消息，心中焦急，今我单骑夜行，容易避开敌人，也免白天酷热难行。”

天大亮时，王子地在途中遇见太子友和寿于姚，略谈几句，就一起回姑苏城。到泓上，听到喊杀声音，王子地怒骑突出，直冲敌阵，正赶上救了王孙弥庸，与太子友及寿于姚会合，追杀越兵后欢欢喜喜返城，设宴相庆。吴国将士骄纵轻敌，犹以为能见威于越人也。

人间风云，就是变幻莫测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灰色阴云布满长空，忽地落起濛濛细雨来。

勾践亦喜亦恐地终于摆动着那双钳形的螯肢，伸出头胸之间的四对步足，试探着，迟疑不安地朝着姑苏城缓缓爬行了。

前一晚，他始觉出，在军事谋略上计倪的确算个奇才，心细胆大，能收敢放，高瞻远瞩，远非常人可及，不像范蠡那么谨小慎微，步步求稳。

“我们损失了左右先锋两员大将，可两千士兵中仅仅死亡五人，太子友没能趁胜追歼，狂妄倨傲，败机已伏。”计倪露出兴奋的眼神说，“合围姑苏，部署已毕。谋出于智，成于密，败于露，今天公开计策，欲大家知己知彼，胸有全局，能执行无违，法度不乱，扬我国威，全歼吴军，擒太子友。”

诸稽郢抢先说：

“我驻在姑苏城南一百五十余里的桃李大城，两万名士兵分布于桃李、濮院、御儿……西至东苕溪，环绕太湖东南一带，严防吴国夫夷率水师南窜，捕捉逃散吴兵；粮草供应充足，进军姑苏。”

“对。”计倪点头道，“应该审时度势，然后再因势利导，此为后发制人之道，以逸待劳，能令吴兵就范。”

太子适郢接上说：

“我有士兵六千，军官二百人，并原先所领水兵五百，守大海东夷诸岛，不令吴人外逸，兼防吴有水师侵入。父王恐我有失，士兵六千皆调骁

西

施



列国娇娃  
尽失颜色





勇健卒。”

“太子要趋利避害，机动搜索漏网残敌。”计倪说，“务须全歼吴兵，将使越国舒扬声威，震动天下矣。”

“我们的水师已经北到淮水了。”舌庸说，“从大江北岸起，经陆阳、广武、樊良、博芝、射阳诸湖，过夹耶到末口，三百里长的邗沟两岸皆布有越军，以防夫差回救姑苏城。太湖中除大贡山一带水域里尚有少许待歼的吴国水师外，都已归越国所有。北出太湖到芙蓉湖，有戈船巡弋，以防太子友逃遁。一千五百名水卒，一万五千名士兵，由五百名军官带领，都已部署在位。”

计倪连连点头道：“这样好极了。吴人与越人水行而山处，便于舟楫，艾陵之役，吴获齐战车八百乘皆赠予鲁，不需兵车故。今姑苏之战，徐承率吴大部分水师北上，我优厚兵力遍布于大江南北，太子友纵插双翅，亦难逃罗网。”

“寡人只要一千五百名士兵及五十名军官就行。”勾践说。

所有的人都惊讶地望着他。

“大王要守护整条松江哩！”连计倪也沉思了，“从太湖的瓜泾口，东到黄浦江的人海处，就足足有三百六七十里路长，兵力似乎太少一点。”

“可以了。”他说，“寡人摆个‘千人长蛇阵’，每里路有一个精明军官领四名善战健卒足矣。寡人居阵中三江口指挥两端。三江口有松江入海的三个水道，水自太湖瓜泾口入，东北流七十里处是松江，柘稽率骁卒五百名上下巡察；江水由那儿复东南流七十里至白蚬湖，为东江，诸鞅率劲卒五百名往返巡察；江水从那儿北下三百余里注入大海，乃娄江也，古贤暨四水，皓进、皋如率领其余士兵，沿江往來奔驰巡逻，定无差失。三江口西北去姑苏城才三十里，太子友见这一带兵力单薄，窃喜漏网之鱼，可以逃脱，不知寡人正张开口待其窜入，必捕获无疑，何况身后还有诸稽郢精兵两万呢？”

“大王的想法也有是处。”计倪点着头说，“只是大王决不可攻，更不许退，要围而困之，静待其乱，其势自毙矣。”回转头对范蠡说，“越国复兴，擒太子友，皆系元帅一战，元帅能攻姑苏山否？”





范蠡也为计倪的军事才能所惊叹，点头道：“能。”

“元帅率三千五百名勇士，军官两百五十，猛将司马杨武子、诸无忌、苦成等，往攻守军不足五百名老弱吴兵的方寸之地，必须胜。”计倪脸色更加严肃庄重。

“一定胜！”范蠡拱手回答道。

“元帅应猛攻，但也要智取，最好在明天日中前攻占姑苏山！”

范蠡吃了一惊，心想，时间不多了，但仍决然说：“好！”

“然后立即焚烧姑苏台！”

计倪斩钉截铁的命令，使满座骇然。

“为什么烧？”连范蠡也急了，“这是一座名震遐迩、天下最华丽壮观的离宫呀，越国也可用么！”

“不能用！”计倪声色俱厉，大声说，“夫差视民如仇，大兴土木，建造台榭陂池，姑苏台上也有越国军民血汗，居之不仁。焚烧姑苏台可解民恨，震动天下，刺痛夫差狂妄自大、飞扬跋扈之心，烧毁强大的吴国。这把复兴於越的熊熊烈火，姑苏城里吴国军民都能见到，可使他们失魂丧胆，浑身发抖，太子友必为我擒矣。范蠡元帅立即执行本军命令，违者斩无赦！”

天色刚刚微明，范蠡就命司马杨武子挑选精兵良将，冒着微风细雨直奔姑苏山去，一路上浩浩荡荡，人喊马嘶，早把姑苏山守将逢同吓得魂都飞掉了。逢同忙命吴兵撤往灵岩山，并将由姑岭上三里坎坷不平的蜿蜒小道，彻底破坏掉。范蠡没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姑苏山，并放火焚烧姑苏台，台在山顶，高三百丈，巍巍乎好似笔直插入长空里去一般，霎时，但见大火烧天，乌烟滚滚，一片漫天炽地，惊得远远近近成千上万人仰脸观看。此地离姑苏城西南仅三十里，烟尘也飞落到城里来，将王子地的心也烧焦了。

“看来姑苏山已失。”王子地大惊失色道，“不知太子上得灵岩山否？娘娘怎样了？”

王孙弥庸勃然大怒道：“往昔大王没杀勾践，恩礼宠异，大德如天，真正起死人而肉白骨矣。这马奴不思报恩，胆大包天，竟焚姑苏台，犬彘不如，我要去掏其心肝来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王子地连连摆手道，“元帅反复叮嘱宜小心守

西

施



列国将地  
不失颜色





城，今太子未归，岂可擅自出战？战而不克，徒自亡身，姑苏城若失守，吴国亦危矣。”

“阖间先王的姑苏台被焚乃吴国之耻，”王孙弥庸怒道，“匹夫送死不受辱，我一人自往，不须一兵一卒，定取勾践的狗头归来。”

说罢一跃上马，鞭骑如飞，直往蛇门驰去。司马于偃也没答话，飞身上马，遥遥追随后面。

王孙弥庸离开蛇门，如箭脱弦，飞至松江边，正碰上一位越国军官在与士兵巡察，他厉声喝道：“勾践在哪里？”并没等待越兵答话，已将二人都砍杀了，立即又往前追杀。他哪里知道这长蛇阵厉害！此阵排列士兵长若巨蛇一般，击其首则尾应，击其尾则首应，击其中则首尾皆应，弯曲其身以因攻者，人莫能逃。王孙弥庸杀了两人，东西两头越兵都齐声呐喊，纷纷向他围抄过来。王孙弥庸左臂被射中矢，怒吼道：“是何人，敢射王孙弥庸耶？”怒骑突出，径往前冲，左右砍杀，所向披靡，越兵惊恐，四散奔走。弥庸终于捕获射者，令其拔箭出后，斩为两段，见之者无不色变。恰古贲至，命以劲弓射，王孙弥庸人马皆中矢，扑地而死。忽见有人狂驰大呼：“我来也！”司马于偃单骑飞至，直奔古贲，一刀砍中战马，古贲跌倒在地，为越兵救起，退到松江边，张弓以待。不一会儿，古贲惊魂甫定，命令越兵毋追，惧其为太子友之诱兵也。这时司马于偃也被乱箭射中，坠落于马下了。

入夜，天气回凉，司马于偃竟然活转过来，在朦朦胧胧的月色之中，东寻西觅，终于找到了王孙弥庸。王孙弥庸卧在血泊之中，已死多时。

“多好的一员猛将呵！”司马于偃扼腕叹息，流泪道，“你必须死在吴国的土地上，这样才能忠魂有归。”

司马于偃上前弯腰，却无法抱动王孙弥庸，伏下，用身子背，也背不起，因为他自己也已身负重伤了。

“无论如何，我也将你搬回姑苏城里去。”

司马于偃像在与王孙弥庸说话，又像低声自语，可是没有用，他的左腿伤痛加剧，即便勉强立起，也已步履蹒跚了。

周围寂静如水，不再有恐怖的厮杀叫喊，连夏虫也噤不作声。司马于偃抱着王孙弥庸，久久不放，唏嘘呜咽，泪流不止，悲伤地说：





“让我们死在一处吧！”

十五年来驰骋战场，东征西讨，出生入死、患难与共的战友，他怎么能忍心弃之而去……

在夫椒战役中，他沿着东苕溪南下追敌，马飞如电，插入敌阵，时有二十七名越兵，发现仅有一名吴将，立即将他围起，刀矛齐下。他的马腿被砍伤，人跌下马，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闻一声震天炸雷：“住手！”越兵一愣，已有四名越兵被砍翻在地，其余越兵纷纷抛戈乞降，马上跳下一人，探手将他扶起，赞道：“单人独骑，突入敌营，司马浑身都是胆矣！”司马于偃一看，乃王孙弥庸也。

那次艾陵之战，他的战马在汶水旁陷入沼泽，王孙弥庸来救，两匹马一起陷入污泥中，不得动。王孙弥庸将他拉出，又背他步行七里，返回吴营。

往事一一涌起，历历在目，司马于偃再一次看着好友，英俊的面容上怒云密布。

“不，你是吴国英雄，尸首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。”

他心乱如麻，努力翻起身，将王孙弥庸死拖硬拉地拽进沼泽里，捞些水草覆在身上，自己端坐一旁，默默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

突然，又爬起来说：“看我多么糊涂！如此顶天立地、忠勇双全的英雄就默默地在这儿与死水败草同腐吗？”

司马于偃又抹下王孙弥庸满脸污浊，心中不觉一惨。

“唉！脸都成了这样。而我，确已无力移动他这沉重的躯体了。”

司马于偃又跌坐下来，他呆呆发怔，泪流满面。

“这样好的人，多好的心……”

心？对呀，王孙弥庸赤诚之心真的在天如日月，要保存住这颗忠心，捧献给太子友，使之永存史册，垂范后昆。

司马于偃拔出刀，扒开王孙弥庸胸口衣裳，轻轻插入，掏出红心，割下来，轻轻地放进自己怀里，心已冷了，不再流血。再将王孙弥庸的衣裳缚好，拉些清爽水草，盖住尸首，退到干地，跪下，连连叩头道：

“再见了。”

司马于偃抬头望着天空中的北斗星，闪闪烁烁地在前面引导，便努力

西

施



列国争雄  
尽失颜色





奋进，走了一阵，不由自主地扑倒在乱草上，无论如何用力，再也挣扎不起，因为腿伤太重，血已流尽，身疲力竭了。他似乎见到朦朦胧胧的巍峨姑苏大城就在目前，却又那么遥远！司马于偃伸出右手，颤抖着，探入怀里，捂住胸口，头慢慢倾倒，低声呓语着：

“让我们两颗心永远贴在一起吧……吴国……万……岁……”

一阵微风掠过原野，玉月破云而去，冷冷地照在迷迷糊糊的司马于偃身上。吴国英雄慢慢睡着了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王子地眼睁睁望着王孙弥庸与司马于偃飞驰而去，呆呆发怔，这些都是父王身边久战沙场的老将，他不敢拦阻。

“我们的将士太少了！”

面对勾践的强大兵力，姑苏城内就连设防都很困难，如何应战？这时的王子地已感到有捉襟见肘之悲，心焦意烦，望着西方长空，脱口大呼：

“太子，你在哪里——”

#### 四 只要站着死，不要跪着生

太子友自杀，慷慨悲壮。

这时的王子友正领着三百名武士，埋伏在采香泾畔的红花绿叶之中。

昔日，吴王夫差曾立于灵岩山之巔射出一支箭，就命人沿着箭飞过的土地上，筑起“十里银河一箭开”之“箭泾河”，便成为西施娘娘采花取香的“采香泾”了。五年前，吴、越两国玉帛相见之处，成为今天吴兵越卒正怒目横视、血刃相加的地方。

范蠡见姑苏山上空无一人，由姑岭小道遭到破坏，料定吴兵退守灵岩山上吴王离宫去了。他立即下令左先锋尹勺与右先锋栾斗率大将十人、健卒六百，趁胜追歼逃寇，除敌务尽，彻底捣毁夫差在姑苏城外的最后一个巢穴。那尹勺乃诸稽郢部下一员猛将，年十七，只身入虎穴，抱幼虎归；与人斗，扬眉拭眦，人不敢忤视；杀人，必取一牙，以线贯之，系于旗竿上，谓之“牙旗”。今欲擒太子友，范蠡知其勇，从诸稽郢军中调来。他扔掉衣







裳，令士兵人人赤膊，想往山上冲杀。右先锋柴斗，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猛将，岂甘落后？抢先一步率领将士沿着百步阶杀向山去。尹勺急得“哇呀呀”怪叫，瞪起双眼，在山下望着。

西施站在落红亭西的思乡岩旁边，望着姑苏台的熏天大火，连“噼噼啪啪”的火爆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她双目痴呆，心冷如冰，好久好久，才轻轻地吁口气。风吹鬓发，雾湿双肩，她犹如俊石玉立，眼角边挂着一串晶莹泪珠，心静如水，为风吹皱，粼粼碎矣。

西北面石壁矗立，围成一座连绵数十丈的石城，气热雄浑，石城里面堂奥纵深，有宫室园苑、亭台水榭之属，人行其中，得步移景换之趣，乃不可多得之佳处；西南方向是烟波浩渺之太湖，已被越兵占领。山脚下正杀声连天，无数越兵顺着蜿蜒曲折的小径正往上爬……突见亮光一闪，有把刀对准自己的脸面刺来，白刃眼快，飞起一脚，踢开刀，举剑欲欲刺客。

“住手！”西施叫道，定睛一看，大吃一惊，问道，“你不是芯官浮佗么？”

“是我！”浮佗大怒道，“大王灭亡於越，未杀勾践，勾践不报活命之恩，却献来你这个粉面妖精蛊惑大王；你还带来属镂剑，杀死我忠心耿耿的伍太师与宛夷子；今复引来越寇亡我吴国，你何其毒也。我恨不得生啖你肉！”说着，咬得牙齿俱碎，满嘴都是血。

西施发了个怔，半天，喟然叹道：

“人世间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千头万绪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岂是你浮佗能够理解并说得清楚？但你忠心于吴，实乃巾帼英雄也。”

西

施



西施  
粉面  
妖姬

221





浮佞仰天大哭道：

“我剑已失，无能杀仇敌卫吴社稷，然我羞与西施同存共天也。”

说罢，纵身一跃，跳下石崖，死了。

西施见到，挥着泪说：

“将有人为浮佞而罪我矣！天哪——”

尹勺见灵岩山上的越兵纷纷败退，刚想上山救援，忽然听见山脚下面一片喊杀声音，大惊失色，连忙将马一勒，调转马头回走，才行几步，迎面撞上了范蠡。

“我们败了！”尹勺气得瞪出双睛，扼腕叹息。

范蠡望望灵岩山，然后说道：“采香径那儿杀出来一股吴兵，是太子友。”

“什么？”肯定一惊。

“看来这山上留有吴国大将，要小心了。”范蠡且惊且喜地说，“暂时不必攻打，用强大的兵力围困吴兵，等待他们粮断草尽，筋疲力竭，用根绳索将太子友缚起，牵到大王处献功就行。”

范蠡向尹勺微微一笑，走了。

勇猛的太子友拍马当先，领着吴国将士离开采香径，手舞吴钩，杀回百步阶前。山上回逃的越兵，零零落落，所剩无多，远远就见太子友怒目挡道，谁敢与战，纷纷抛戈乞降。寿于姚见越兵只有四十余人，遂勒马上前说：

“太子，这几个残兵败将交给我吧！”

太子友点点头道：

“也好。只是不可将他们押上山顶去。”

寿于姚下了马，挑了十名勇士，押着俘囚，来到落红亭东的一个险峻山巅上。喝令俘囚脸朝姑苏城跪下，低着头，吴兵将他们一个个砍掉了头，再推下山谷去。

“对待这些薄情寡义的越国战俘决不宽容，一个也不能留！”吴国将军愤怒已极，眼里都喷出火来。

太子友正勒马眺望，少司马宁慵说道：“越军已将灵岩山包围住了，黑压压一大片，真不知有多少人！”





“这无足畏。”太子友眼望着东南方向说，“灵岩山上越兵的溃败，已经显示出山上的隘害可恃，俊鹤能战善谋，可无虑。我担忧王子地。”

“太子说得极是，”司直竟离子说，“勾践无意取此山，烧姑苏台也可见越人不欲久留，恐将合力攻姑苏城。王孙弥庸勇猛好斗，未必愿坚守，令人担心。”

“反正娘娘已经无法去王宫了！”太子友仔细琢磨一会儿，想了又想。

“回姑苏城！”太子友果断地命令道。

“我来开路！”

随着大叫，寿于姚出现了，还未待令下就冲进越营。越将贯天刚举起大刀，寿于姚劈面一剑，已将贯天砍成两半。越东夷老将禽如勃然大怒，举起两丈长矛从斜刺里横戳过来，寿于姚手一伸握住矛头，就势用力一拉，禽如栽下马，寿于姚一反手，掉转矛头猛插，将禽如活生生地钉在地上。越兵吓得四散奔逃，太子友领着吴国将士，一路厮杀，直奔泓上，沿途杀死越将三十余人，士兵无数。气得尹勺“哇呀呀”怪叫不已。

“杀死这些疯狗！”

尹勺咆哮着，将范蠡元帅的命令扔得老远，率领着赤膊的健卒猛追吴人，一个劲地胡砍乱杀，使得尸首成堆，血洒遍地，四周仍然都是吴人啊！

“难道吴人是影子吗？”尹勺张大嘴巴喘气，通体汗流，两眼发赤，犹疑了，“吴人什么都不怕，捕不尽也杀不光！”

活着的吴人仍在砍杀，死了的吴人并没有死：

有个吴兵身上被长矛刺的洞多似蜂窝，可他那锋如钢爪的五个指头，深深地掐入敌人的喉管里，连活着的人也拉不开来。

越国战车呼啸而来，在血泊里，有一张血淋淋的吴人面孔徐徐昂起，瞠目怒视，拼命前爬，扑向路心，抱牢滚滚转动的车轮，让轮子滚过身子，将自己碾成肉泥，仍不放手，终于使那轮子颠了又颠，车子东歪西斜，倾倒了……

这是一场血的搏斗、力的较量、生死亡亡之战，这些吴国久经沙场的老兵是不会退缩的。那寿于姚浑身是胆，肌肉壮实，瓦砾不能伤害，加上他的刀法娴熟，武艺超群，骁勇异常，往返越兵中，一连杀死九名越将，他犹如大海里的巨鲸摆尾，虾惊鱼窜，无人敢近。忽听脑后有风声，叫声：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  
尽失颜色





“不好！”忙用左手的剑尖向身后回刺，但已是迟了，臂已给砍断。他猛回身，用右手抓住自己的断臂，举起朝敌人劈天盖顶砸下，敌人栽下马，一摸脸，都是血淋淋的碎骨血肉，大叫道：“天啊！我头颅碎矣！”惊恐而死，视之，乃尹勺也。

这时有四乘越国战车从四面向太子友围来。宁嬴右手摸出钢鞭，立于太子身后，近之者，钢鞭触及，无不肉飞骨折。竟离子骑的是一匹赤身黑鬃骏骝，强悍凶猛，每仰天长嘶，众马屏息垂立不敢动，于是他凭仗着马快矛长，专刺车御罩甲，御者死，然后杀车左、车右并甲士，驱战车回。四乘越车被他夺到三乘，只有一乘逃脱。

范蠡出现了。

他立在高处，久久地注视着呐喊震天、血溅肉飞的可怕战场，却漠然无动于衷。战争原本就是这样，每个人举起最锋利的宝剑刺向对手，敌人倒下了，弯弯腿，身子躬几下，连叹口气也来不及，就寂静不动溘然长逝。胜利者心头涌起一阵快感，旋即从死尸上拔出刀，刀上还滴着血，再用它去杀另一个。杀人狠者才勇敢，杀人多者是英雄，不是这样吗？诸侯国里，人命贱如犬，谁会为死者一掬同情之泪呢？

他移动两眼缓缓地横扫着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，焦急不安，抱怨尹勺不听话，太鲁莽了……猛地他被一匹矮健的白骥吸引住了，上面骑着一位白盔素甲小将，乌眉大眼，玉貌闲丽，英俊无匹，回头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司马杨武子说：“是吴国的太子友。心善而豪爽有风慨，玉貌丹唇，天下第一。”

“美哉！”范蠡喜悦地长长吐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司马立即传本帅命令，越国将士退离太子友五百步之外，不许张强弩射，不准用长矛刺，各持刀侍立毋动。”

“这样打仗，”杨武子叫了起来，“吴人要杀我们的呀！”

“他们人未吃饭，马没喂料，力气衰竭，杀不了我们多少人的——我要生擒太子友。”

“要他又有何用？”何武子气了。

“死了的太子友只不过是具尸首。”范蠡说，“能活捉到手，他却是一位





太子，是夫差，是姑苏城，是吴国，是越国，懂吗？”

“活的比死的这么重要吗？”杨武子还是不明白，怏怏不乐地传达命令去了，才走不远，就听到元帅叫他禀报大王，“太子友捉到了！”

“元帅今天怎么啦？一派胡言乱语。”杨武子纳闷，恼怒地一提缰绳，策马而去。

范蠡牢牢地盯住太子友，注目不移。

在吴、越对弈的棋盘中，焚姑苏台、围姑苏城，震动天下，为越国的棋子中间摆出了一个活眼，然胜犹未必。如果夫差大怒而归，拼力搏杀，也可使棋型崩溃，越棋覆没，那将导致比夫椒惨败更惨的局面。

“我必须抓住太子友这颗能够致命的棋子，摆成第二个活眼，使胜局能定，亡吴兴越，系此一步。太子友是夫差爱子、吴国储君，置棋盘中可以左右全局而定胜负矣。”

看看天色尚早，范蠡对身边的驹从兔之甲说：

“回营去，过一个时辰再来，我太累了！”

经受不住时间的折磨，失去左臂的寿于姚第一次感到白发也很沉重，压得他的头缓缓低垂，抬不起来。他拼命呐喊，却如在梦中，已经失去声音。这颗吴国的金弹子在炎热如火的酷暑里渐渐溶化为液汁，混和着他那生命之血流出体外，行将流尽了。

“大王，回来吧！”

这心底的呼唤不过是一声沉重的叹息罢了，即使大王就在近边也听不到，何况还是远在数千里之外呢！然而那些许多往事，虽很久远，犹历历在目，依稀可见。

寿于姚猛如虎，疾速若飘风，无人敢与之战。在袭击楚国舒城的战役中，他赤膊呐喊，率先从云梯上登城，连杀楚将五人。破城，他追逃亡于楚的吴王同胞母弟掩余与烛庸，中途马腿折，便弃马徒步追逐，终杀掩余、烛庸，力竭，伏地不能起。阖闾王至，下马，亲自扶他骑上自己赤骥，还在前引马，步行三里，时时夸于人道：“寿于姚乃吴国千里骏足。”并以赤骥赠寿于姚，迄今已达三十一年之久矣。往昔他鞭策赤骥奔南逐北，今天却伏在马背上，任凭赤骥行东走西了。

西

施



到国桥姚  
尽失颜色





“谁也无力亡吴。”寿于姚眼望北方，无限眷恋吴王，想着想着，被马颠得迷迷糊糊，他睡着了，“即使我死去，吴国也将永存……”

好个赤骥果真为脱缰之马，它四蹄蹬开，狂奔怒突，疾驰如飞。这不是“骥渴奔泉”，赤骥早忘了饥渴；这也不是“老马识途”，赤骥没想返归故里，而是以为强悍的主人仍在背上，他在横眉怒目，振臂大呼，扬鞭欲策。赤骥鬃立长嘶，放狂奔袭，东西南北，驰鸢往来矣，没想迎头撞歪了拼命逃走的第四乘的越国战车。矫健的赤骥头骨裂开，跌倒在地，前蹄抽动几下，才与它那久共患难的主人同时断了气。



这一下却惊动了太子友身边的竟离子，他望见赤骥蹶奔触，仰天而亡，寿于姚被扔出老远，也已寂然不动，不由勃然大怒，策马驰出，杀向越兵。冷不防迎面飞来一箭，正中咽喉，他立时伏在鞍上。好一匹赤身黑鬃骏骝，又觉有异，掉头回奔，宁慵驰救，两眼皆被飞矢射中，一阵眩晕，栽下马，俱死矣。

太子友勒马横刀，冷冷望着，见从斜倒的越国战车里爬出两个人来，为首一人手持弧弓，恒矢在弦，怒冲冲地缓步向前。吴国将士挺剑欲战，太子友手一摆，止住众人，两腿一夹，跃马独前，喝道：

“你是谁？敢杀我大将！”

那人停住脚，暗暗然侧目斜视，将太子友上打量一番，问道：“你认识坤中三箭友吗？”





“是於越的三名弓箭手？”太子友说，“他们曾扬言，善用弓矢，每张弓，兽拉鸟啼，俱无能逃脱其所射，以古贤后羿、纪昌、养繇基自拟，乃毅弓能堕九日之陈音，发矢可以贯虱之锻之羽，巧妙犹能穿杨之郑水，是吗？”

那人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吴国金弹子。”太子友答。

“啊，太子友！”那人端弓在手，瞋目怒视道，“陈音教军士习射，欲雪亡国之耻，惜乎壮志未酬，锻之羽近为王子地所杀；我，郑水也，椎心泣血，日夜望杀夫差，今杀其太子，纵然苍天未能尽从人愿，然仇也算报了一半。”

王子友笑道：“即使我再无能，你矢也近我不得。你且后退两百步，容你先射。”

郑水切齿怒道：“我一发便射死你！”

说着，他后退，从矢腹中取出三支恒矢，换掉枉矢，置弦上挽起弧弓，右手拉弦如抱，对准太子友，觑得端端正正，尽力发出。矢以快速杀人，犹如迅雷不及掩耳，躲闪不及也。好个太子友，目如电燧，早就将箭看在眼里。他并没慌张，也不避开，待箭刚到面门，伸出左右两手，各截住一矢，嘴一张，咬住中间那矢，面不改色，纹丝不动。郑水见了，气得哇呀呀大叫，吐血而亡。这一下，早惊动了郑水身边那个越兵，气得他神眉倒竖，怒眼圆睁，健步如飞，挺刀扑来。太子友从矢箠里摸出来一料金弹子，手一扬，正击中越兵眉心，越兵往前冲上几步，扑倒在地，死了。

霎时间风定雨止，战地上呈现出一片可怖的死寂！

泓上顶空满是乌云，正在低低地向下压，阴暗、郁闷、燥热得让人难安，一场狂风暴雨行将冲破漫天帷幕倾泻下来。

王子友仿佛又走在姑苏山上，看着一个孩子，拔来一根两三个人高的芦柴，将梢头那节层层绿衣剥去，最后，露出了嫩白色的芦芯，有一尺多长，很细。孩子将芦芯弯成圈，用末梢在芦柴圈的另一头打个活结。然后，孩子举起芦柴，悄悄地在树下遛转，盯住叶丛望。发现正在鸣啾的小黄鹌，于是轻轻将圈儿套进鸟脖子，一拉，套紧了，孩子慌忙放下芦柴，抓住黄鹌，合在手掌之中，不管小黄鹌如何扑翅啼叫，他欢欢喜喜地跑掉了。

树丛里仍有黄鹌鸣啾，只听那叫声里不再是甜美，而含有思子的哀伤

西

施



列国桥  
冬夫颜色





与孤独的凄凉，那是小黄鹂慈爱母亲的切切悲啼。

他又仿佛重新回到长洲走狗塘的那次围猎之中，他奔驰在父王马前，于敲锣擂鼓、士兵噪渴、猎犬追逐的狂吠声中，鹿奔獐突，狼逃兔窜，令他兴奋欲狂。矮丛里突地冲天飞起一只惊雉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羽毛灿烂，凌空扬翅，父王一马驰至，盘马弯弓，觑个好处，一箭正着，那野雉哀啼一声，堕地而亡。群臣欢呼，父王仰脸哈哈大笑，用属镂剑挑起死雉，掷于车前，西施娘娘见了大喜，为之下车拜贺。突然半空里有鸟倏忽飞至，一头栽下，伏雉旁而死，视之，乃雌雉也。

不管是千种鸣啭的黄鹂，还是那五色披离的野雉，无不在他的心头刻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痕，这是一种残酷的屠杀，毫无欢乐可言。而战争呢？更是一场更疯狂的屠杀，不过杀的不是黄鹂，不是野雉，而是人；不仅一个个捉对厮杀，而且成群结队地互砍互剝，既要你死，我也不活，尸骨如山，血流成河，可竟有人在其中寻觅乐趣。

王子友望望四周，自己已被越兵一层层包围住了，脖子也已套进了死圈。

他只有自杀了，剑尖破心而入，太子友双手抱紧胸口的剑柄倒了下去，很慢，很慢，很慢……

“父王，豺狼即便闭上双眼，也不要亲近。”

这是太子友的最后话语，想留给父王，但已不能够。他的心已碎，血流如注，无力说出，话犹含口中就默默死去。

五十八位吴国勇士，一个一个含着热泪，谁也不愿受辱，都拔出吴钩自刎了。鲜血横流，尸体纷纷倒下，越国将士人人惊骇，呆若木鸡……

天空中忽而撒下一阵濛濛冷雨，那是丝丝垂泪。

太子友心头流出的点点鲜血，落地为花，一朵朵花色殷红，八瓣，蕊呈粉红色，茎为紫色而深暗。以后每年六月二十一日开花，到时，姑苏一带，人人都赶往横山争相采撷，名之为“太子花”，色丽花艳，芬芳喜人。

计倪被眼前这一突变所震惊，范蠡呢？在摇头叹息着：“棋局至此，竟失一着，天乎！”

这时，忽听有人惊呼：“王子姑曹杀来啦！”越国将军们闻声策马回走，越兵逃散，纷纷向东南跑去……

